

著 林 普 庫  
譯 林 李



阿 列 霞

刊 叢 活 生 化 文

XLV

廣州書畫院

廣州書畫院

·

# 阿列

阿列

ALY

阿 列 夫

ALEXANDER SEREN

譯 者 林 林

文 集 雜 著 文 集

林 林 著

版初月六年八十三國民華中

刊叢活生化文

種五十四第

編主金巴

者行發

社版出活生化文

號八弄一路鹿鉅海上

號五四一路國民慶重

者刷印

社版出活生化文

有所權版

印翻許不

霞列阿

著林書庫

譯林李

分五角七價定



Alexander Kuprin (1870-1938)

Don 繪

阿列固是亞馬的作家亞歷山大·庫普林(1870—1933)的一個中篇小說，原名 *Alecia*。  
譯者根據 Marc Sennhoff 的法文譯本 *Olesia la Jeune Sorcière* 譯出。編者曾參照  
一九四六年蘇聯國家出版局 O. G. iz 的庫普林短篇小說選集中的原著和一九一六年倫敦  
版 G. K. 和 J. M. M. 翻譯的庫普林短篇集 *生命的河* 中的英譯文校改。

在學之生涯中，亦曾獲之，此乃一極佳之機會。吾人，大抵要承認，此學自始即與他種學不同，其目的，亦與他種學不同，故其學法，亦與他種學不同。此種學法，固與他種學法不同，其目的，亦與他種學目的不同。故其學法，固與他種學法不同，其目的，亦與他種學目的不同。

夫教育之目的，在於使兒童，能適應社會生活，而為社會之有用人才。此種教育之目的，固與他種學目的不同。故其學法，固與他種學法不同，其目的，亦與他種學目的不同。此種學法，固與他種學法不同，其目的，亦與他種學目的不同。

此種學法，固與他種學法不同，其目的，亦與他種學目的不同。

此種學法，固與他種學法不同，其目的，亦與他種學目的不同。

此種學法，固與他種學法不同，其目的，亦與他種學目的不同。

『不成……辦不到……聽聽看風雪這樣大……兔子都會藏起來……不肯動……到了明天什麼迹印都看不出了！』

命運派定我要在波勒西邊界渥耳亨泥亞地方的一個偏僻小村裏度過整整六個月的時光，狩獵成了我的唯一的職務和娛樂。我得承認當初得着到這個村裏來的機會時，我完全不會料到我會感到這樣難以忍受的無聊，我甚至是帶着高興動身的。『波勒西……一個遼遠的地方……在大自然的懷抱裏……樸實的風俗……原始的生活』我在火車裏對自己說道，『完全陌生的人民，怪異的風俗，新奇的語言……一定還有詩一般的傳說，故事，歌謠！』在那個時候——既然我不得不承認，那末就讓我完全承認了吧——我已經在一家無名的報紙上發表過一篇有兩件謀殺一件自殺的故事，在理論上我知道作家們考察風俗習慣是有用處的。

但是——不知道由於白列布洛特的農人們都是特別固執地難以接近呢，還是由於我自己不明白怎樣去接近他們——我和他們的關係只做到這樣：他們遠遠看見我



便摘下帽子，等到走近我的身邊便冷淡地說，『gai boige』這無疑地是在說，『pomogai boe』。等到我設法和他們談話時，他們却吃驚地望着我，連最簡單的問題也聽不懂，却竭力要來吻我的手——這是他們從波蘭農奴時代遺留下來的習慣。

我帶來的書沒有幾時我都看完了。因了無聊的緣故，我設法和當地的『智識分子』接觸，（雖然最初我覺得這種舉動甚不愉快。）我認識了一個住在十五維爾斯特（俄里）外的教士，一個同他住在一處的紳士派的風琴家，當地的警長，鄰近領地的管理員，退職的下級軍官。可是這些新交情並不會使我感到快樂。

後來我便拿診治當地居民來消磨我的時間。我有蓖麻油，石炭酸，硼酸，碘酒等藥物供我使用。不幸得很，我却常常無法診斷：一來是我的學識有限，二來是所有的病人的病狀都全然一樣：『我的身體裏痛，』『我不能喝，也不能吃。』

例如一個老婦人來看我。她帶着惶惑的神氣用她的右手食指擦她的鼻頭，又從胸前取出兩個雞蛋（因此便露出了棕色的皮膚）來放在桌上。隨後她握住我的雙手要去吻牠們。我掙脫雙手，安慰這老婦人道：『得了，老婆婆……不要這樣……我不是教士……這樣對我不合適……你哪裏有病？』

『這裏，在身子裏面，巴尼其；恰恰在身子中間，所以我簡直沒有法子吃喝。』

『你病了多久了？』

『我怎麼曉得呢？』她回答說，向我投擲了一瞥問訊的眼光。『牠只是燒，總是燒。所以我不能吃，喝不能喝。』

不管我想出多少方法，我依然得不到一個更明確的病徵。

『你不用着急，他們自己會醫好的。』有一次退職的軍官對我說道。『這會硬化的，就像在狗身上一樣。我只用一種藥，碳酸鈣溶液。你知道麼？一個農人來看我。『你怎麼樣了？』我病了，』他說。我便拿一瓶碳酸鈣溶液放在他的鼻孔下。『聞一聞！』他聞了。

「再聞……使勁！」他又聞一次。「覺得好些麼？」「我果真覺得好些。」「那就很好，去吧，願上帝與你同在。」

並且我毫不喜歡吻手這件事。（甚至還有農人跪在我的腳前，竭力要來吻我的靴子。）這並不是他們出於內心感激的表示，乃是由於許多世紀的屈辱和壓迫遺留下來的可厭的習慣。在我看見軍官和巡官帶着極莊嚴的氣派把他們的巨大的紅手伸到農人們的唇邊時，我只有驚訝的分兒……

剩下的只有狩獵了。但是正月裏的天氣是那樣地壞，以至打獵也不可能了。白天總是刮着大風，到了夜裏雪上結了一層硬冰，兔子在上面跑過也不會留下一點跡印了。我把自己關在屋子裏，聽見怒號的狂風便不由得感到非常無聊。因此像教看林人亞爾莫拉讀書寫字那種無害的分心的機會一來，我便急切地把牠利用了。

6

這事的開始是相當新奇的。有一天我正在寫信，突然覺得身後有人。我轉過頭來，看見亞爾莫拉穿着樹內皮做成的軟鞋不聲不響地（這是他的習慣）走近我的身邊來。

「什麼事，亞爾莫拉？」我問道。

「我只想看看您怎樣寫字。我願意我也能寫……不，不，不跟您一樣。」他看見我微笑便連忙說道。「我只希望能寫出我的姓名便夠了。」

「爲什麼呢？」我不覺詫異起來。

亞爾莫拉是公認爲整個白列布洛特村裏最窮最懶的農人。他掙來的錢全花在酒上。全村子裏再也找不出比他的牛更瘦的牛了。照我想來，他實在沒有學習寫讀的必要。我懷疑地重新問道：

「你要知道寫你的名字做什麼？」

「是這樣的，巴尼其。」亞爾莫拉用着非常柔和的聲音答道。「在這村子裏能讀能寫的人連一個也沒有。到了有文件要簽字，或是村裏有事該做——不拘是什麼事——

誰也不會……村長只是打上印子；可是他不知道紙上寫的是什麼。要是有人能寫他的名字，大家都有好處。」

亞爾莫拉，一個著名的偷跑到別人領地去獵取獸類的人，一個遊手好閒的流氓，他的意見村公所從來不曾想到考慮過，他這種對於本村的福利的關切感動了我。我自動地提議教他。啊，教他寫讀真是多末艱難的一件工作！亞爾莫拉認得森林裏的每一條小徑，甚至每一顆樹；無論他在森林裏什麼地方，他在夜裏能和在白晝一樣地容易知道他的所在；他看見跡印便能分辨附近的狼，兔，狐狸等等——就是這同一的亞爾莫拉却無論如何都弄不明白爲什麼字母 m 和字母 a 放在一起就會變成 ma。遇上這種嚴重的問題他通常總要竭力地沉思到十分鐘，有時還要長久，他那瘦削的黑臉（臉上凹進的黑眼完全陷在黑硬的鬚鬚中看不見了）現出極端的心智上的緊張。

「哎，亞爾莫拉，說 ma 說一聲就行了，」我催促他道。「不用望着紙上。望着我，像這樣。現在說 ma。」

亞爾莫拉重重地嘆一口氣，把那本啓蒙書放在桌上，帶着緊張地口氣淒然地說道：

『不，我不能夠。』

『爲什麼不能夠呢？這多容易！只要說一聲 *Я*，就像我這樣說。』

『不，巴尼其，我不能夠……我忘記了。』

所有的方法，理論，比較，都被這種不可思議的缺乏了解打碎了。然而亞爾莫拉求知的渴望並未減少絲毫。

『我只希望能夠寫出我的姓名就夠了！』亞爾莫拉羞怯地哀求我道。『我並不想別的什麼。只是我的姓名：亞爾莫拉·波卜魯汝克 *Yarmola Popuzhuk*——那就夠了。』

最後我把教他正式寫讀的意思放棄了，我只教他怎樣機械地寫他的名字。最使我希奇的便是這種方法對於亞爾莫拉似乎是最容易的方法：在第二月的末尾，他幾乎能寫出他的姓了。爲了使工作容易起見，我們決定把教名乾脆省去了。

每晚在他把火爐添滿以後，亞爾莫拉耐心地等着我的呼喚。

『喂，亞爾莫拉，讓我們來用功吧，』我說。

他側身走近桌前，用手肘靠住桌子，把筆塞在他那笨拙而生硬的黑手指間，揚起眉頭問我道：

『要我寫麼？』

『是的，寫吧。』

亞爾莫拉非常自信地書出第一個字母——P●（我們叫這個字母是『兩根柱子上面架一根橫樑』）隨後便帶着問訊的眼光望着我。

『爲什麼你不往下寫呢？你忘記了麼？』

『我忘記了，』亞爾莫拉煩惱地搖搖頭。

『天呀，你這個人真是好！』畫一只輪子。』

●俄文的字 P 是 π 和希臘文一樣。——英譯本註。

『啊，對了，輪子，輪子！我知道……』亞爾莫拉高興起來，辛勤地在紙上畫了一個拉長的圖樣，外形頗像裏海。在這一番努力之後，他把這成績靜靜地欣賞一些時候，頭一會兒俯到左邊，一會兒俯到右邊，兩眼不住地閃爍。

『你停住幹什麼？往下寫吧！』

『等一等，老爺……就寫。』

他想了幾分鐘，然後怯生生地問道：

『跟第一個字母一樣麼？』

『對的，寫吧。』

就這樣一點一點地我們寫到最後一個字母K，我們叫這個字母是『一根棒，中段靠上一根折斷的樹枝。』

『老爺，您看怎樣？』有的時候他在工作完畢之後帶着極大的驕傲望着牠，同時問我道：『要是我像這樣再學五六個月，我簡直會變成一個有學問的傢伙了。您說是麼？』



亞爾莫拉蹲踞在火爐前面，撥弄爐中的煤塊，同時我却在房中踱着大步。地主的住宅有十二間房屋，我只佔據了一間，那是安置了許多壁椅，自來作休息室用的。其餘的房間都鎖了起來，那些古舊的傢具，稀有銅器和十八世紀的肖像等都在那些房間裏，端正不動地長了霉。

風正圍繞住宅的四壁狂吹着，像一個赤裸的凍僵了的老魔鬼。野蠻的笑聲、叫聲、號聲都可以從它的短吼中分辨出來。到了晚晌，暴風雪更加猛烈。就像有人在外面狂暴地拿了乾細的雪珠一把一把地扔在玻璃窗板上，附近的森林帶着沉悶的，隱藏着的，不斷